

冬

混元卷

秋歌 楚惜刀 燕垒生
风清 树下野狐 阿越

倾情力推

一个拥有神奇法术的少年天师
一个出身诡秘的半妖孩子
一个难以想象的离奇故事
一段不容于世的爱情

新倩狐妖记

牵机 著

新倩女妖记

牵机著 卷一 混沌元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情逐妖记. 3, 混元卷 / 牵机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82-8487-4

I. 断… II. 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83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7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沈放

责任校对: 刘琛

特约策划: 张进步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程园园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

ISBN 978-7-5382-84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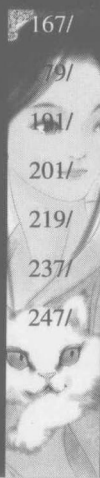
定价: 24.80 元

新情逐妖记

叁
混
元

目录

第一章	1/	妖行自在
第二章	19/	兵分三路
第三章	29/	天师之府
第四章	45/	二十四治
第五章	59/	伏魔之殿
第六章	75/	七星祈禳
第七章	95/	古井通幽
第八章	115/	幽冥冤魂
第九章	135/	卜卦奇阵
第十章	153/	心坚若石
第十一章	167/	三阳聚顶
第十二章	179/	不惜代价
第十三章	191/	五行失和
第十四章	201/	井底魔君
第十五章	219/	魔君脱困
第十六章	237/	婚事重提
第十七章	247/	受辱被擒



新情逐妖记



第一章 妖行自在

在张晦的心中，突然模模糊糊地想到：
「是的，他窥见了命运的终点，所以他这样笑，既真实又虚幻，因为一切都是已经注定的。」

可以照见阴暗与隐匿之物的火焰在庭院中舞动着，整个庭院都似乎被一种奇异的红光映亮了，终于，一声轻咳自不远处的树下传来，红光中那树旁渐渐显露出一个白衣少年的身形，他的身形是渐渐地清晰，仿佛是由虚影化为实体一样，看到这样诡异的情景，王臣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只见那少年目视众人，仿佛轻轻叹息般地说道：“相煎何必太急？”

张晦缓缓合拢手掌，那从火光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唯有那奇异的红光还似笼罩于庭院之中，“我不过是想看看你，你刚是想要离开了么？”张晦笑道：“所以不能不向你问个究竟！”

那白衣少年的目光从王夫人的身上掠过，然后看着张晦微微地笑了，长揖作礼问道：“张公子，不知道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你认得我？”张晦有些奇怪地问，“难道我们曾经见过？”

白衣少年温文地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道：“石扉洞天，自然还不会是我这般修为微末之辈能够涉足之地，但张公子的大名，但凡我辈中……谁不是久仰了？既然有人能祭出照犀术，那只能是得到山君亲传的张公子了，只是……只是公子既与咱们也有这层渊源，如何却要助凡人对我如此相逼？”

张晦摇头道：“你所行之事，有违禁忌，我不能不问清楚！”

白衣少年凝视着他，忽然又是一笑，莞尔说道：“我也曾与令堂有过一面之缘，请问公子，她有违禁忌了么？”

张晦一怔，竟说不出话来。

白衣少年点了点头，缓缓道：“正是，我等行事素来恩怨分明，但只须我不伤人害



人，又算违了什么禁忌？你可以问问这位王大官人，我来此之后，可曾伤了他宅中一人一鸡一狗么？”

王臣怒道：“但若不是因你之故，我孩子怎会怀了十三个月还不问世？不是你害的么？”

白衣少年的脸上浮起一个哀伤的微笑，“你孩子会无恙的！”

王臣提起此事，更是又怒又急，大声叫道：“寻常人哪有怀孕十三个月而不生产的？你还说是无恙，老神仙便说我娘子怀的是蛇妖！还不是你这个妖怪做的孽？”说到最后几字，声音已经颤抖了，双拳握起，颇有就要上前拼命的架势。

白衣少年却看向那老者，惊讶地道：“你说的？”

那老者的眼神飘离，似乎沉浸在什么幻梦中一般，直到那白衣少年又追问了一次，才似听见他说的话，点了点头，说道：“我一直觉得奇怪，王夫人怀的孩儿，即已非人种，又明显与蛇有缘，却又终未成虫，是以一直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如今这才明白，原来竟是你将含了自己精血的元丹让王夫人服下——你在元丹所失之后身受重伤，所以纵然王夫人还你元丹，你也免不了是要魂飞魄散，而王夫人偿你元丹后，只怕也难逃难产而死之劫，所以你便动了念头，依然让王夫人服下元丹，你更以剩余精气护持养之，如此一来，这未出世的孩子得了你的元丹与精血，相当于又在母体之中二次成长发育，因此也需时日，所以王夫人便迟迟不能生产，而孩子第二次成长之中，却慢慢将你的元丹与精魂吸为己用，便已经不是寻常的人类，可是他天生的血脉毕竟源于人类，所以他出生后不会如你般还须经历虫身，非得五百年修炼方能变换成人形！”

他缓缓地说着，目光却掠过白衣少年，停驻在张晦身上，他的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原来他此刻想的是：“原来世上的奇迹并不仅是有一桩的，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又将拥有什么样的命运呢？”未知的答案令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倦与茫然，他不禁再次将目光投向云霓羽，这个对于自己未来命运一无所知的少女甜蜜地微笑着，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身边的少年，对自己所说的奇事浑然不觉有异，这样的神情令他有种说不出的灰心，于是咽下了原本想要说出的警告，“这就是情呀……”他在心底幽幽地想道，“我自己经历过，难道还不能明白么？真是教人无可奈何呀！”

王臣却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叫出声来：“那……那这还是我孩儿么？”

那老者“咳”了一声，叹道：“唉，如何不是？”

那白衣少年也没料到他历历数来，竟如亲见一般，知他不是凡人，便也不敢再有隐瞒，含泪说道：“在下并无害人之心，只此一愿，还要望老神仙与张公子成全！”忽又走到王臣面前深深一揖，说道：“既然你知道了，那我也无须再相瞒，嗯，说不定再过七月，你便是我父亲！”神色之间，却是难辨喜悲。

王臣张大了嘴，这次却哪里发得出半点声音来？

王夫人妙目转动，向丈夫看去，颤声说道：“你怪我擅做了主张罢！？”这句话似乎陡然间将王臣从噩梦中惊醒，不由得怒视着妻子，颤抖着抬起手掌，却没能落下去，那老者见状，便温言劝道：“王官人，老朽此刻已知大概情由，你既请我们来此，少不得便要饶舌相劝几句——你也且先莫要恼怒，尊夫人此举，也是迫不得已，我看以尊夫人的身体年纪，如果不是得了这粒元丹之助，只怕生产之时，夫人与孩儿俱都不能活命，而且这刻她腹中所怀的，也确是你的孩儿无疑！”

王臣怒道：“这明明是蛇妖，如何会是我的孩儿？”

那老者一挑眉，说道：“他如何不是你的孩儿？这个孩子虽然得了蛇妖的内丹，但是本躯血肉还是受诸于你，更是你夫人辛苦怀胎所生，何况你这孩儿原只是凡体肉胎，如今平白得了一颗有数百年修为的内丹，只怕天生异秉，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王臣张大了嘴，一时便未想到反驳之语，那老者看出他心意，便又说道：“你且放宽心，这其实算是你孩儿的一段奇缘，再待数月，当那粒内丹全被你夫人体内的胎儿所吸收时，你眼前所见的这个蛇妖便会魂消魄散，再不会存于人世間了！你们以后的生活，自然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惊扰。”

王臣吃吃道：“那……那……”

那老者道：“你孩儿会将这蛇妖数百年的精魂记忆纳入自己体内，但是出生之时，也是人生初历的一个生死大劫，大劫之后，却也未必还会记得什么——他说他会成你孩儿，其实只不过是你的孩儿得了他的精血修行，对于他来说，便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可以说，不过是你孩儿的精血也含有他的部分，那么不论以后有任何的生长体验，也都算是他活着一般，这其实同咱们人类繁衍后代，以为可以生生不息的道理一样呀！”

王臣的眼睛似要鼓了出来，怒道：“荒……荒谬！”



那老者道：“这有什么荒谬，几百年的修为，算来也是你的孩儿的造化，你当谁都舍得给你的么？”

王臣叫道：“你说我孩儿会将它的精魂记忆纳入体内，那还怎么能安心做我孩儿？”

那老者听出他心意渐动，当下又道：“这却也不是不能设法的事，只须将那些百年往事尽数封印，那么终他一生，他就只得好处，却不会记得那个属于蛇妖的记忆往事，一生均与平常孩儿无异。”

王臣看看那白衣少年，又看看夫人，欲待不允，终又不舍，只得半信半疑地又向那老者问道：“老神仙，真可以这样？”

那老者道：“婴儿生产之时，就是往生转世的魂灵经历生死大劫，一般说过，过往的记忆都是不会继续存在的，若再得助力，便可担保这个孩儿生下来后只会同寻常孩儿一般，什么都不会知道的！你若放心不下，还可与夫人另迁他处居住，如此一来，此事只须你们不说，谁还能够知晓？”

王臣听他说得有理，微觉释然，何况此时无可奈何，也只得应了，却不免狠狠向那白衣少年瞪了一眼，喝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这妖怪偏要来惊扰我生活做甚？”

只听那老者向那白衣少年叹道：“你行此一策，奇上加险，竟然能寻到一个未出世的婴儿成为你寄托法力精魂的宿主，这王夫人，敢依你所言，可当真是位奇女子呀！”

王臣听他话中不似有嘲讽之意，但自己想来，却是难以释怀，不由得向夫人看去，忍不住骂道：“妇人之行，果然既荒且唐！”

王夫人轻声道：“我信得过他不会害我，再则救人一命……”

王臣大声叫道：“可他是人么？”

王夫人泪水盈睫，闭嘴不语，那白衣少年苦笑道：“王大官人，你说我不是人，但我也活了几百年了，早能够变幻人形，人间的世态百状，我也算是久历，你当妖怪就只能是牲畜么？”

王臣梗着脖子叫道：“如何不是？哼，你就算变幻成人形，还不是不是人？”

张晦怒道：“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臣见识过他手段，忽见他怒形于色，哪敢招惹？只得在心中暗自嘀咕：“你也是

人，怎么倒帮起妖怪说话？是了，这妖怪说起旧相识，难道这小子也是妖怪？”打量了张晦几眼，见他眼中也似有簇火焰在燃烧，似要随时跃出噬人一般，隐约也有几分妖气，不由得心中畏惧，虽然心中忿意难除，却不敢再多说。

那老者却知他心意，便温言劝道：“大官人，得失利弊，未必一时可察，它数月之后便即会魂飞魄散，也不会于你生活有扰，你也想想，若不是得它相助，以你本来的命数，原是注定了妻亡子丧，终生无后的，如今却能母子平安，那孩儿未来更是前程远大难以预料，初生婴儿懵懂无知，只须你悉心教养，岂不是你平白多了一个聪慧远逾寻常人的孩儿么？想来这还是尊夫人与你的福报呢！”

王臣琢磨他这番话，又觉有理，犹豫中心意又微和，于是问道：“老神仙，你说他真会烟消云散，不会再惊扰我们此后的生活？”

那老者道：“若是寻常情形之下，他元丹虽失，但本体精气未受损失，虽须再花百年之功，还可重练元丹，但他却在元丹所失之后被强敌重伤……”他说到此处，却住口不说，但言外之意，却是不问可知。

张晦忍不住问道：“你究竟是被谁所伤？”

但那白衣少年的眼中居然流露出迷惘之色，沉默了一会，却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

“不知？”张晦大奇，“你竟不知是谁伤了你？”

那白衣少年点了点头，谓然长叹：“那日我留下元丹离开之后，原想找一个清静地方潜修，我已有七百多年的修为，若不及早重练元丹，只怕千年的大劫逃脱不过。”他的神色平静，似乎说的也是与自己无关的事，王夫人的眼神中却不觉流露出歉疚之意。

“我离开这里之后，便向西而行，觅了一处安静的所在准备重修元丹，不料……”说到这里，他的脸上不禁流露出了恐惧之色，想是又想起了当时的情形，“谁料没过几天，竟然遇到天雷降世……”

他的话未说完，张晦与云霓羽已经齐齐发出“呀”的一声，张晦叫道：“你，你是在哪里隐居？”

那白衣少年见他神色有异，不由一怔，答道：“我怕元丹未成，大劫已至，所以特意去了咱们妖族圣地……”

张晦此时已经猜到大概，不禁苦笑道：“结果天雷降世，你以为便是提前应劫



了？”想到当时它也在附近，不由又感惊奇，想说一句：“咱们本早该遇上的！”但最后还是忍住。

那白衣少年道：“那倒也不是，当晚虽有天雷降世，但那是连续数十个天雷，令天地震动，风云变色，显然不会是为了我一介小妖而来，只是我那时失去了元丹，在天雷之威下，竟似被无形的绳索困住，想逃都不能够，只能困在当地，后来积玉崖被天雷所击倒倾颓，我也被埋在下面，当时的异变一桩接着一桩，我既不知究竟，为求保住性命，便想开启密窟去里面躲避天雷。”

张晦回想当时情形，忍不住道：“可是当时密窟并未开启呀！”

那白衣少年看了他一眼，似是想到了什么，却没有追问，只苦笑道：“自然是没有开启，别说纵然我元丹未失，就是法力全盛之时，开启密窟也大不容易，何况我当时根本还来不及念诀开启秘窟，便被吸走身上大部分精元……”

张晦奇道：“谁做的？”

那白衣少年道：“我不知道是谁，只觉得突然之间，四周竟变得如冰窟一般，无数的碧芒如雨点般洒下来，仿佛竟似有生命一般，疯狂地从我体内掠夺精元，我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才逃出碎石之中。”

“碧芒？”张晦忍不住问道：“什么碧芒？”

那白衣少年道：“我也不知道，黑暗中也看不明白，只见万点碧芒，细得如牛毛一般，可是却那般贪婪地围在我身上，从我体内吸取精元，那情形可怖至极！”说到此处，他清秀的面孔也似有些扭曲，显然当时的情形给他留下了极深的恐惧，“随着精元从我体内溜走，那些碧芒竟然也渐渐地粗大起来。”

云霓羽悄悄问道：“这是为什么？”

张晦道：“想是那精芒吸收了他的精元之故，”忽然间想起一事，叫道：“除了精芒，你便没见到其他的人么？”

那白衣少年道：“其实当时那精芒虽没吸了我多少精元，只是我却觉得那情形说不出的可怖，所以也顾不得其他，冒险施遁地之术逃了出来。我逃出来后又调息了一会儿，知道这么一来，又要毁掉我数十年之功，不由得好生懊恼，又觉得心中好奇，当下便又返回去看个究竟。谁知眼前的情形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我当时遁地而出的通道四周的草木竟然尽数枯黄，所有的虫蚁竟然都不见踪影，我心中更奇，当下便沿草木枯败之路追去，只见迢迢数百里，沿途的草木竟都如此状！”

张晦与云霓羽对望一眼，均想起这一路之上所见的情形，云霓羽倒还罢了，张晦却想起了另一桩事来，便又问：“那你怎么又会受如此重的伤呢？”

那白衣少年道：“我当时一路追来，见所有的草木枯黄，而精魅之气息，更是一丝也无，不由得又想起那可怕的碧芒来，眼见前方人迹渐密，我不免心中惴惴，又自恃着身上还负有数百年的修为，虽然元丹不在，但以那日在碎石中的遭遇推算，如果我早有准备，那碧芒未必能从我身上占得便宜，便想管管这闲事，也算积场功德。”他苦笑了一下，说道，“谁知也是我自不量力，我在路上释出气息，原是想引它过来然后除之，谁知数日之间，它竟然已经力量大增，远非那晚那在碎石堆中相遇之时可比，我与它遭逢那日，只见那万千碧芒陡然聚在一起，似乎要铺天罩地而来一般，我原想以玄木为柴，以我真气为火，将它炼化，谁知反被它借机取了我真气，想到它一路来所吸取的精气极多，已经足以与我抗衡，我的真气不能伤它，它却能借机吸我精元，此消彼长，抗衡了三日之后，我终于不支，而那些碧芒反而凝成一柄通体碧绿的长剑……”

那老者眼中异光闪动，却未置一词。

白衣少年接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剑，也没见有人驱御，只是见那碧芒聚形之后，陡然间威力大增，似乎通灵一般，碧光卷动向我绞来，我当时虽然想逃也已不及，竟被它一剑重伤，几乎吸走全部精血。总算它吸了我的真元，似乎也须一定时间吸纳，竟没刺出第二剑，我便趁此时机遁地而逃。”

张晦想起张璞所说之事，不由得向云霓羽问道：“你说那剑会不会就是黄泉碧落剑？”

云霓羽一贯于这类事不甚以为意，听张晦问起，不过笑吟吟地说道：“我可不知道，你回去问张璞罢！”

张晦道：“我也是突然想到此事，咱们当时不是一直没有见到御魂堂主的尸体么？张璞也有这样的担心，只是那时绝崖几乎尽数倾颓，也不能全部翻开寻找。现在听他这么说来，说不定真是那御魂堂主没死呢，而恰好借了蛇兄的精元与地道之助，逃得了性命！只是天下事怎么偏又这么凑巧？！”魔道素来名声不佳，便是石扉洞天诸妖也不怎么看得起，何况御魂堂主既掳走虞兰成，又令张璞受了重伤，是以在张晦心中，早已经将魔道与御魂堂主当作敌人看待，所以听到这一消息，颇为关心，便即道：“咱们回去告诉张兄他们此事罢！”



云霓羽听到回去，便是老大的不愿，当下咬唇不语，张晦见她答，便又追问了一遍，见她依旧不理，猜出她的心事，心中一软，便道：“那咱们晚些再回去好了！”

云霓羽听他这么说，心意顿和，却听那老者说道：“只怕此事耽误不得！”不禁瞪了他一眼，不悦道：“有什么耽误不得？”

那老者正色道：“姑娘，这碧落黄泉剑是天下第一凶剑，御魂堂主更是恶名昭著，如果不能趁此时及时除之，只怕又会成为天下的祸害！不知道天下会有多少人会因此而遭殃呢！”

云霓羽听他说话，显然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不由得大为疑惑，问道：“那又如何？”

那老者目光中精芒一闪，冷冷道：“你这姑娘真是不晓事么？那又如何？你视别人的性命都如草芥么？这般的轻贱么？”说着一指那白衣少年，说道：“就连它都知道为世人除害的道理，如何你出身名门，却如此漠视苍生生死？”

云霓羽见他神气凛然，教训自己说到的“出身名门”四字，似乎对自己身份早已经了然，不由更是迷惑，对他这番教训的话，竟没生出个不悦之心。

那老者见她默然不语，又道：“你年轻尚轻，对别人的苦难便未必能够感同身受，但行事说话，还当存有悲悯仁厚之心，女孩子家处处逞气使性，原是小事，但若无分寸尺度，便是大大的不妥！”

云霓羽撇了撇嘴，欲待反驳，终又忍住，向张晦说道：“咱们回去罢！”

张晦点了点头，却向那白衣少年问道：“你……你可有什么事是我可以相助的？”

那白衣少年微微一笑，但那目光却似是虚空的，就像刚才照犀术照亮庭院隐晦的时候，只有在那跳跃火光中才能隐约窥见实体，而他此时的笑容神情，也正像那虚幻中的真实，不知为了什么，在张晦的心中，突然模模糊糊地想到：“是的，他窥见了命运的终点，所以他这样笑，既真实又虚幻，因为一切都是已经注定的。”这种被注定的命运所具有的力量似乎也在这一刻猛然击中了他的内心，令他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张公子，多谢你的好意。”白衣少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只须你莫要出手阻挠，时羲已经感激不尽了！”

“时羲，是你的名字么？”张晦想了半晌，却终究不记得曾经听到过这个名字，不由微生遗憾之心，想道：“若是大叔见到他，多半也会愿意让他到石扉洞天的，现在却

太迟了！”

那白衣少年点了点头，似乎猜出了他的心意，微笑道：“咱们都听说过张公子，可是张公子却未必听说过咱们——你是山君的高足，也是咱们的骄傲，虽说也有不少同类不肯认同你母亲的行为，可是我却是对她钦敬有加，希望她能脱去厄困，平安无事！”

张晦听他祝愿母亲平安，心中便是一暖，这些年来，他已经渐渐知道：自己的母亲与人类相爱产子，乃是逆天之事，而自己竟然顺利成长，更加上算得上奇事一桩。人与妖之间，积怨实深，母亲的行为在许多妖族长老的心目之中，也同样是为耻辱之事——人憎恶妖类，妖又何尝瞧得起人类呢？只是自己后来成为妖中神兽白虎精的唯一入室弟子，石扉洞中妖尽皆是妖族中的菁英之辈，寻常之辈根本不能靠近，而它们又尽皆是唯白虎精马首是瞻、心服口服的，自然不会存有异议，但偶尔被自己无意中听到的议论，已经足以令他知道：妖心也有百态，也有许多妖类是瞧他不起的，更对母亲非议颇多，只是谁也不敢明着说出来罢了！此时听到这白衣少年这般诚恳的说话，突然之间便是大为感动。

只听那白衣少年轻声说道：“咱们妖类修行不辍，为了便是长生不灭，原该心志不移，绝无旁骛，可多少同类，自能变幻人形之后，历阅人世终不免受其所感困惑，羡慕那些人类能生而为人，七窍心肝，十丈红尘，自成广阔天地；而我们生而为畜，非历百年风霜不能开启灵智，但纵然受此百年辛苦，在人心之中，依然最是下贱恶毒不过，世人追逐仙道不老，被称之为悟，而我等追逐仙道不老，却被斥之为孽！”他微微摇头，神情中不似感伤，却似讥嘲，微怔了一会儿之后，他又突然纵声笑了起来，朗声道：“但今后我的精魂却终将堂堂正正地附在一个人身上，真真实实地以人的身份历练这十丈红尘，经历这喜怒哀乐，哈哈，他终究可以以人的身份活着，也许他如何代我而活，是我不能知道的了，只是我知道我的生命还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他会醉生梦死虚度一生也好，是大彻大悟追寻仙道也罢，我都高兴他在代我而活！以另外的形式，以我以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形式而活。”

张晦听了他这番话，心里也有些难言的况味，人与妖各自之间种种纷繁复仇的仇怨对立，他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理会得一些，却在此刻，忽然觉得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母亲说过人总是厌恶妖的，可是为什么，她并没说过，是因为当时的自己还太小吧？她纵然说了，自己也理会不到其中的含义，只知道人与妖之间有一条鸿沟，注



定要彼此仇视，母亲说，自己可以选择为人还是为妖。为人还是为妖？中间有什么分别，他向来都不知道，只是此刻，他突然看到一个已经有近千年修为的妖竟然如此渴望人的生活、人世的历练，令他不由得生出一种茫然，他的心中想起很多的事：童年时代做为人的生活，但这一切却被人所打破了，于是他知道了人是多么不讲原由地仇视妖；长大之后，他开始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于是发现，人与妖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并非想象中那样绝对的对立。云霓羽毫无保留地接纳；虞氏兄妹的不忘旧情、相待如初；张璞的友善谦和，那种无法言喻的亲切，还有孤云他们并不掩饰的厌恶，他们是厌恶还不是仇恨，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妖还是人吧？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感觉，不能用简单的言语来概括其中的变化与深浅，就像河流，平静的外表之下却有着汹涌的暗潮，卷裹着，缠绕着，不深入其中，只待在表面，是分辨觉察不到的。但究竟会怎么样呢？究竟什么更好呢？他突然觉得自己是茫然的，因为在过去的生命之中，他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妖，是这样的渴望变成真正的人类，体察人类的生活，不论以任何的形式。

但同样的这番话，却给王臣带来的是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与恐惧，自己未来的孩子，竟然附着妖的精魂，人天生对妖的恐惧与厌恶令他声音焦急：“老神仙！你……”他几乎是哀求地说，目光梭巡于妻子与那白衣少年之间，做为一个男人，他不能不去猜想两人之间的关系，于是恐惧便逐渐便被嫉妒所取代，为了什么？竟让妻子这样温柔娴雅的闺秀做出了这样可怕的决定，他不由得憎恨地看着妻子，但往昔的恩爱又不禁浮上心头，一时间，百味杂陈，竟是平生罕有过的感觉！

那老者不禁微微一叹，以他的阅历，自不难猜出他此刻的两难心情：对于这种超过他人力所能及的怪力，他只能求助外力的帮助；但同时，他又为自己内心的感情而困惑，这依然是属于人类的感情——纠缠于那最小又最大的情爱，受制于那同样最小也最大的嫉恨，交结着，但在他生命的终点，他都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了！老者不由得再次轻轻叹息，温言安慰道：“王大官人，世事的成败得失，说起来，既是天意，也是人心呀！”他的声音平缓而诚恳，像水流般在这个空寂的庭院潺潺流淌着：“尊夫人所孕有异，你王家后人有异，眼下难料是福所祸，但是你若存了心结，那老朽却可断言是祸非福，无它，唯汝自召耳！若是平常心对之，正如老朽方才所言，只怕还是福报！”

王臣有些发愣地听着，表情像是恭聆庭训的小孩子，但眼中却又带着茫然不安，

但是老者的话中却有一种超越平稳的力量，让他不得不听从敬畏，“是福是祸？”他喃喃地、茫然地问。

“世人都不能预料福祸，也许你眼下恐惧的恰恰会为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福报呢？”老者温文地说道，却向那白衣少年问道：“我若教他一个法门，令那孩子以后什么也不能记起，你有怨没有？”

王臣又惊又喜，叫道：“老神仙，真能有这样的法子？”微一犹豫，又道，“能不能让我夫人也将这事一并忘了？”

那老者哑然失笑，却不作答，良久才道：“世人都知记忆最好，却不知遗忘才是最难求的，尊夫人心结已生，我如何能令她尽忘前事？只有那婴儿是初生浑沌，只须求得一道符纸，封印住这蛇妖的精魂，他便能与寻常孩儿无异！”

王臣精神大振，叫道：“老神仙，求你赐我符纸！”

那老者摇头道：“我又不是道士，如何懂得这画符镇魂的手段？我所能给你指的不过是一条路罢了，如何寻到这样一张灵符，你还得另觅高人！”

听他说完，王臣的一颗心起起落落，宛如从高处坠到崖底，不由得苦了脸道：“老神仙，你说我到哪里去寻这张灵符呢？”

那老者却未理会他，而向那白衣少年说道：“我此举看似对你不公，但是你的行径，同样骇然物听，你所行的是亘古未有之事，那个孩子以后什么也不知道，平平常常地活着，未必便是坏事！何况你既存了心让他代你历红尘人世，但当令他不受牵绊，全然以人心体验红尘人世，也方如此，你也才算能得偿心愿！冥冥中，你若能有所感，是则你幸，若是不能，你也该当想到，其实你已经历过了。”

那白衣少年仰首，目光掠过一直低垂臻首的王夫人，然后他淡淡地微笑了，“待得元丹炼化，我精魂尽皆附于他身上，封印之后，他不记前事，我是否能有所感，只怕谁也不能知道，也罢，今日之事，想必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我又安敢怨之？我本来须当神魂俱灰，如今却能在另一个生命之上寄托我的精魄，有他代我而生，哪怕他永远也不会记得过去的，可是他有幸为人，可以……敬爱父母，可以在人世中体验红尘不至沦为异类，也算代我而活，来世的喜悲，我又何必执著放在心上？正如阁下所说，我此举有骇物听，你这样做，也已算是仁厚，我……我已经很是欢喜，足堪安慰！”

王臣上上下下打量他几眼，高声道：“说得倒是好听，哼……”他想说讥讽的话，却又心存畏惧，只觉平生之中倒以此刻最为窝囊，勉强克制住自己，又向那老者道，



“老神仙，还要请你指点我明路，我究竟要去哪里才能求得灵符？”

那老者微一沉吟，说道：“天下间画符镇魂之术，首推龙虎山天师教，只是龙虎山与此地相隔千里之遥，来回一次只怕并不容易，看来你须得辛苦一遭！”

张晦怔了一怔，不禁与云霓羽对望了一眼，出于对那白衣少年的某种微妙亲近之情，他与云霓羽很有默契地忍下了，没有说出天师道的重要人物此时便在这城中，看着王臣的脸色从焦急渐转释然，然后又变成显而易见的烦恼，不由得相视一笑，心中均对这个小小的捉弄颇为得意！

那老者隐约意识到了什么，含有深意地看了两个少年人一眼，却什么也没有说，只向王臣拱一拱手，说道：“王大官人，想必今后你家中必不致再生异事，老朽这便要告辞了！”

王臣心中实有不甘，不过他多年经商，察言观色的本领却是不小，此时也已经看出这老者并无插手相助之心，只怕求也无用，想到他所说的天师道，心中又是一动，一时间犹如窥见了一条明路，想道：“这老头说得不错，天师道是天下间降妖除魔的第一等所在，反正我也要去看一趟，索性再去求他们设法！这几个人来历不明，说不定与妖怪还是一伙的呢！”想到此处，心中已有了主张，便不再强留相求，只好言好语地送了几人出来。

步出王宅的庭院后，云霓羽忽然问道：“那孩子出生之后，真的什么也不会记得了么？”

那老者的白须在风中轻轻飘扬，他的嘴角，一直有着淡淡的笑意，“姑娘，你觉得记得会比较幸福还是不知道会比较快活？”

云霓羽怔了一怔，过了半晌，才道：“我只是替那少年感到有些不值罢了！那王臣看起来就是粗鄙之人，一点也配不上她夫人！”

那老者淡淡道：“有什么不值的？这等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甘苦，哪是你我外人所能得知？”微顿了顿，又道，“姑娘，世人尽皆憎恶妖类，你却未必与众人相同呢！”

云霓羽听说他话中似含有深意，不由又是一怔，看着那老者，心中猜疑难定，正要设法相问，那老者却又道：“有些事是注定纠结不清的，何况他们之间，前缘早定，只是自己不知而已！”不由问道：“前缘早定？”

那老者道：“依我所见，只怕那王夫人与那蛇妖之间，早有前缘，唉，人与妖之间，